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洞集卷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陳化龍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朱攸

謄錄監生_臣李燧

欽定四庫全書

石洞集卷十五

明 葉春及 撰

文

記

潑陽趙公浮丘社大雅堂像記

詩有六義雅居一焉其有大小則體以為區別君子聲
詩率大雅大雅也者風匪雅則流賦匪雅則濫比匪雅

則離興匪雅則固頌匪雅則誣矯而不經大雅則蕪之
矣古者四方所采咸綜萃於史官澠陽趙公既典其職
侍上講幃至君臣父子未嘗不反覆之也會宰相弃素
冠諸臣摩厲以進章不下公直起居則執簡請宰相不
悅既以摩厲之罪罪諸臣公率同列入謁滋不悅而東
粵之命下矣公曰臣舊職在詩而新命以軍旅臣不敢
違賴上神武桴鼓密於嶺海至得以其間治詩請無廢
業曾生士鑑進浮丘圖乃作浮丘社浮丘者朱明門戶故

在海中始於浮丘公繼則稚川集賢脩撰蔣公觀之當
熙寧之世沒於民五百餘年至趙公乃復語在公所為
記國初五先生攻吟詠社於南園故東粵好辭縉紳先
生解組歸不問家人產惟賦詩修歲時之會故社以續
南園吏茲土者無沉滑程石休沐之暇與二三大夫文
學之士徜徉容與雅歌賡載傲焉儻慢以游塵埃之外
則公所稱述云爾嗟嗟其節峻其道大其節峻故方正
而不容其道大故挫銳而和同其周公之東乎昔屈原

以辭令見幸及其遷逐大放厥辭遠遊之賦亦將託乘
上浮仍羽人於丹丘朝王喬而夕韓衆矣惜文肆質龔
抱忿悁之節無濡忍之意離騷天問九歌九章諸篇軼
宕怪神怨懟激烈大雅謂何舍王喬而從彭咸之居陽
侯與游而違言於韓衆何本末不相副也方公出西郭
門長坳廣野翳林修竹雲冉冉墮馬首駐蓋流眄非行
吟澤畔時耶然無憔悴枯槁社成左浮丘右稚川海上
仙人將盡致之漱正陽而含朝霞玉色頰矣所與學士

大夫載歌廣哉熙熙乎優游中正無纖介不平之態於
屈原何如也屈原居風雅之變朱子揆厥所由未嘗北
學中國仲尼周公之道公夙昔焉雖有風雨無改几几
大雅不羣有本故耳世談道者往往雕蟲辭賦公直藉
以為名豈惟孫膚碩而不居而卑卑以混世何莫學詩
實則誦法孔子蜻蜓蛺蝶無異鳶魚胡為而去取也獨
怪宋玉輩北面屈原相對咨嗟無能舒其鬱邑蓋原自
謂得路雖女嬃之詈靈氛之占曾不足以回其車而何

有於玉輩若公學正道純主盟壇坫取前茅而先登一時豪傑爭執鞭弭共相馳逐則公於我弘矣於是以大雅名堂樹儀的明嚮往也公歸遂像其中登堂吟詠儼公之我臨焉今公入佐聖君行周公之道續文王之什播大雅於天下吾粵首被公化他日定詩以繫趙公胡不可也初曾生屬予記之宿諾六載公門人汾源郭公來督學申命不敢負第策下駟奈何侮主齊盟郭公大雅嗣音宋玉安足云也

寶綸樓記并銘

京兆起家龍門會嶺西平置初縣剗犀象斷蛟螭非太
阿不可於是督府請徙龍門令於東安輦車藍縷以啟
山林一年九僦二年安戢三年教訓乃今齊區域以奉
職方東安之功也當是時天子最東安賜金增秩欲及
其親施翟而封之未下東安充充然歸起令淳安治行
第一語在政紀入理京兆余甥萃與計偕事婺州趙先
生於成均既卒業則紹介萃不佞元固識刺史於南宮

比在嶺西而刺史歸石洞執訊江生逢天之戚無一介之使以通往來竊閔然不敏不佞家食時太孺人無恙跼而教之力田貴於有秋善仕貴於速養自而先世卜築北嶺曾不能繫足邑屋湫隘囂塵不可以居安得孺子藉一命之榮布一席之地以奉餘年足吾事矣元岡頓首對曰謹奉教丁卯元昔老人見夢君豈虞晚暮哉蟋蟀俟秋渠畧以陰飛龍在天附風雲機膠葛此君驤首奮鬣時也太孺人患無君不患無所從某至某陪阿

鮭蠶洸陽守之已百數十年待主君矣是歲穆皇帝登
大寶而不佞果與計偕承乏東安民新出於湯火方驅
狐狸豺狼斬蓬蒿藜藿而共處之而亦何以家為無祿
太孺人即世大事已襄宗人以地來售宛然老人所指
明年為樓五楹負卯面酉其星奎壁襟巖巖帶淇塘背
武姥夾澄江金華玉華武夷鹿溪若拱若揖若蹲若抱
皆效於此樓之外廓然一大觀也落之日譽命適下臣
元岡頓首古者有功必銘以示子孫請名寶綸夫北嶺

高門閭右也當吾先祖松谷公肇基於茲若鄒魯之於齊楚即使金如丘陵安能越東家咫尺之地故諸從祖廛廛室於不足如耕之有畔室成得之等於附贅以長荆榛百數十年不自意歸於不佞始念不及此賴先世之靈竝受其福風雖不停君命儼而臨之元岡父母猶生之年也傲福刺史而辱之記豈惟子孫先贈公實寵承之石洞子曰諾三年萃赴南宮請曰舅於京兆有成言萃將藉手以報學者多言無鬼神寤則形交寐則神

接鬼神無形於夢通之亦其理也周禮六夢命官夫非
聖人之制與余且無卜其夜而卜其晝注則易盈挹則
易竭松谷公積善系仁贈公又增益之皆注也而未嘗
一挹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我以其盈彼以其竭歸於京
兆不亦宜乎此皆晝之所為而假夢以通者也京兆在
東安巢居之民皆有闔閭以避風雨燥濕又注之矣仁
者之後曾不得聚廬托處謂天道何故余直於晝卜之
銘曰有宋苗裔竇周附庸阮於荆楚散處沛豐爰渡西

昌乃有松谷至于贈公遐不式穀滔滔江漢百川注之
赫赫京兆百神據之五嶺以西祝多其口神之聽之俾
昌厥後麗譙井幹其高造天天子命我於彼孰賢臣拜
稽首天子萬壽惟孝惟忠藉以世守非孝曷子非忠曷
臣我其銘矣敢告後昆

肇慶文昌浮屠記

肇慶府學宋在故高要縣東崇寧行舍法小之遷于東
門之外政和間太守毛衍就其役則以故府學遷高要

縣學學焉蓋三百七十年所矣國朝天順間賊壘府學
者再太守黃公瑜請于朝遷于東門之內嘉靖壬辰復
與縣學同遷門外故址府學左縣學右其中廟事先師
今學是也至是諸生請于太守鄭公郡自毗渚而來綏
江在左賀江在右而西江流其前近則北嶺降為白沙
岡瓜瓞而東首建府治而學當其下方東方之水入西
江建瓴而下城北水亦東馳五十餘里始會雖有羚羊
峽遠賴王公之靈浮屠學東辟則河之碣石古稱面勢

後世尚文揆文非筆不可其末銳南方於行為火文明之象亦於是乎取之其性炎上江南之山東王侯西銅鼓皆高數百仞盤礴數里進唐岡下培地紀上發天光中勢謂何儼福明公浮屠進唐岡下培地紀上發天光中炳人文豈惟一時百世拜明公之賜先是學遷鄉人以祀東嶽已復學謠曰廢廟興學欲科第馬生角浮屠盡於天馬角矣於是鄭公忼然太守不佞幸得以身為郡表率苟可為諸生地何憚勤勞即不逮王公才敢不龜勉

鳩工程材伐石陶甃基廣三丈六尺深三之一六觚七級其高十有二丈頂高如基之深度用金一千五百始事萬歷乙酉春正月至丁亥臘告成命曰文明乃合縉紳諸生落之春及得寓目焉北望學宮翼翼如也奕奕如也北嶺如障西江如帶薛如也澄如也南望進唐岡脩脩乎其直也剡剡乎其銳也卓乎其若筆也炎乎其若火也環列內向如躍馬如展旗覽乎其有之也西望蒼梧東望南海遠者如黛近者如繡蜿蜒者如龍踞者如

虎雙峽為門若巨靈顛蹠江流而卻之也形勢備矣
客言善為政者導人以實無寧徇乎其情鄭公廣厲學
官陳鐘鼓管弦盛詩書禮樂檄下邑弟子而教之數月
三試殿最之嘉其能而誘進其不逮實也諸生以浮屠
請圖之曾不越宿豈其務實如是而猶人情之徇夫學
如戰皆氣以為之充故戰鼓以作氣越王見怒鼃必式
之諸生既以科第繫于浮屠遂其志祛其疑氣將百倍
然後驅而之實也易如客所謂是謂朝三浮屠之建亦

實也天地設位布列有常人之童闕未覩其大太一居中環以列宿散為二十八合而為四較若置棋案若貫珠堪輿家言皆是物也嵩山殷冀州之前度江淮復有衡嶽天地且不能違而況人乎又未覩其小居室者中為堂堂左右為翼前為門門中為樹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聖人成能非虛語矣然則佛之襲何不襲吾將為山移王屋太行恐操蛇不聞而夸蛾氏二子不吾負也唐虞以下制作代興技藝器用往往來自四夷中國賴之

何獨疑此且君子之教因物以示為高必厚其基立本也立而不倚強也外直義也中通虛也旁燭虛而明也登高必自卑漸也視遠高也遠而望其相輪不如其親之也實踐也八者有諸身德崇業廣何論科第教亦多術矣鄭公聞之曰一麟顓顓者生平惟實之務石洞實獲我心請鑿石以告多士董役郡人梁景先

博羅縣儒學重脩文昌閣記

博羅漢縣學官脩起由宋而有山從北入疆中萃為大

冢為象南至于定岡則縣治焉學夾左定岡西之地軸
傾矣閣之舉其右臂與定岡縣衡而居蓋堪輿家云曰
文昌脩文事也大江東來循城西入于海而榕溪者出
象山自西而東逆走上入于江如手之共學當其抱風
氣之所會靈淑之所鍾也宋以前通籍屢屢耳張宋卿
詣太常褒然舉首文學斌斌盛焉國朝名卿迭起忠孝
之臣才節之士後先相望謂山川非耶閣廢溪決乳西
江水蕩至城下直數百武道不由博士弟子喁喁久萬

歷五年蘄春李公參藩粵東分惠而治文經武緯部內
以寧博士弟子乃上狀李公蹶然曰不佞侍禁中見上
興於學臨辟廱講石渠丕闡禮樂將以弘唐虞之化軼
三代之風賜不佞履以表南海視廢墮不舉主上之德
不宣不佞甚懼焉太守宋公曰惟明公之詔詔之於是
發部內金錢予邑令張守為受記從事丞邵文簿黃天
祐尉郭岳咸奔走建閣若干尺閣下為堂四楹前有門
後室之閣名舊署于門曰興起斯文公所志也閣成則

令博士許天參李茂魁帥弟子講業其中發卒塞鄂西
決公自臨決伐南山石為楫楫若干丈溪由故道文昌
閣有溪益勝客過葉子而術之曰臨淵結網魚必獲焉
據險張罟鹿必得焉蓋言具也李公善鼓弟子善舞文
不患不興然則上在李公下乃弟子何有於閣之興廢
曰是非客之所覲也弊莫大於因循功莫善於振作因
循則已冒安靜之名振作則人享更化之利假令天下
皆浮慕其名事去矣惟茲閣廢水決歲月豈不誠多一

手一足之烈尚逡逡讓焉而何暇問其具里父之教子也
朝而誦之夕而復之家塾一墜謀不越宿茲役也即里
父之治其塾哉鼓之至矣客曰善博羅故文獻與計偕
者若干人後乃少損或曰水為之祥李公尋墮緒布德
教士日盛由公而起百世拜公之賜曰是非客之所能
覲也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
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元命苞
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世遂以當之矣孔子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孔子所謂文耳周室衰文武之道幾墮與七十子講業洙泗之間而振起之周道燦然復明故自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歲猶一朝也孔子嘗相隲都卻齊何論將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多師傅卿相者然所謂文在彼不在此李公之業起於秘書侍中久習國家典章蓋上文德之臣討弟子而日訓之庶幾孔子之志不然豈其所署而顧止此且星辰經緯天之文也江河川瀆地之文也裁成天地而輔相之化成天

下人之文也上術天道下治水土而以成化則公之文可知得全全昌殆非虛語元命苞安足以當之公名盛
春隆慶辛未進士

新築北津寨記

肇慶為郡北展萬山南傳於海而陽江縣則當大海之
濱北津其要害也東接閩西過高雷瓊廉通安南越裳
海上諸夷國估客夷寇猶門庭上往來而粵緣海舊有
六寨潮有柘林惠有碣石廣有南頭雷有白鴿門廉有

烏兔瓊有白沙上下聯絡豈不如引繩哉第所則海朗
雙魚相去二百里若則南頭白鴿門相去一千二百四
十里而北津居其中入縣厓三十里近矣故歲調東莞
戈船發神電陽江雙魚海朗尺籍戍戩船澳為北津外
藩嘉靖三十五年撤戍自此盜賊如履堂皇一陷海朗
再蹈雙魚三寇陽江入其郭北津海陵民無噍類當是
時海寇鄭大漢林道乾朱良寶最螫萬厯元年許恩殺
鄭大漢以降居之北津保界四年督府凌公奏言陛下

不知臣不肖使待罪行間羅旁賴陛下神靈州縣其地
北津未若海上之民未得安枕陽電緣海雖隸白鵠門
部未免魯縞之弩將士林立而倚降寇以為安不亦輕
朝廷而羞封疆之臣乎請以北津為寨以雷廉叅將兼
水砦事烏兔雖近珠池遣一校守海康可無患請罷之
以兵補北津之闕制曰可其年戈船七十又四戌卒二
千二百七十分三軍許恩領中軍保界如故六年許恩
謝其黨置田宅居縣城西偏為編氓其黨亦散處喬馬

都則遣把總代領其軍八年督府劉公請革參將置欽
總自是乃有欽總然居縣城北津無若如故初許恩既
居北津則以蜃合沙土築城自守池其外雖金湯不過
也恩去跛牂牧其上日圯十四年春珠池之役海上戒
嚴郡丞方公職防海視師北津四顧躊躇欲若之矣太
守鄭公觀回謂方公陽江以海為池而北津綰轂其口
頃置若有詔軍吏跼伏縣城猥以治所不備為解守在
四境則謂之何君亟圖之方公曰諾請于兵憲王公屬

秋幕王公行縣至北津觀許恩城曰朝廷待恩不死故
恩為朝廷城今避居遜我奈何弃之且恩自營兔窟不
萬全豈但已哉因之便於是方公圖上方畧因恩之舊
亦蜃而築之周二百二十丈高一丈五尺基廣半仞上
有雉堞瓴甌為之其高如基之廣門三譙櫓七睥睨視
堞馬內外皆有道池卽恩所鑿者中為按察分司左為
欽依總司又左以居分總右則備倭之署皆西嚮負山
疊江所遶也兵民相錯以居南門外闢講武場容萬人

中有亭場東濱海有陵登而望之不知幾千萬里亭其上曰望海匪特游觀亦以偵寇費凡千金兩臺曰善而陽江藏金僅四之一餘未有出也先是恩率衆降督府賚以千金恩專之衆不平然未敢發會恩死則相率訟于督府事下海防方公乃謂恩妻子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向衆不敢及千金徒以恩在恩死衆殺而母子猶咋鼠耳饑人所以忍死而不食烏喙者為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死千金亦食烏喙之類也不如出千金

而籍所置田宅官為章識之則衆不敢侵犯得以享其
所有甘食美衣於母子亦得矣恩妻子乃涕泣曰惟明
府之所詔之方公又謂衆曰若等皆死賴督府生之幸
甚尚望金耶督府所為賚千金者以保界也今鳥獸遁
何功而金之望若等既從編民一不逞有司得以三尺
繩之令恩妻不出金若終不敢動揺不如以歸佐饒督
府必喜是以不可得之金而易必得之福也孰利千金
固在恩亦不能名一金以死若得享其餘福孰多衆又

涕泣曰惟明府之所詔之於是出恩藏金存者九百以
上督府吳公曰其以治北津若功乃成葉子方纂郡乘
鄭公方公則謂葉子子職紀載北津事敢勤從者余謂
國家西北設九邊禦胡自山以東負海之郡淮浙閩廣
盡于珠崖衆建衛所皆倭以也東南舟楫儵忽千里與
胡馬等皆為長技顧胡以雕鷲為聲又近輦轂亭障烽
堠朝夕兢兢東南衛所之不遑其他何有游徼之官祈
望之守往往擇便而嬉夫狡焉思奮爪牙以填谿壑者

觀釁而起此所以敗覆相尋而駢首就戮衆也勇夫重
閉豈虛語哉且恩假息之人綢繆穴窟不拔是務無亦
身家之厯身視民而家視官不待亡羊牢必補矣是役
也方公身之鄭公啓之王公主之成則吳公不然雖有
良庖不能無刀而割皆社稷之役視民如身視官如家
者也經始於是年春三月成於秋八月欽總王重喜分
總朱相百戶王宗成陽江知縣宋良木典史王舜皆有
勞者庸書以貽後人俾勿壞

惠州重建漢壽侯廟記

代

惠州南山故有漢壽侯廟嘉靖初廢民即凝碧樓奉之
凝碧樓者裨南門樓也或曰隆慶戊辰周雲翔戕主帥
而叛也還攻郡城雲翔門焉當是時島夷外訌叛卒內
寇矢敢雨于麗譙嶸嶸哉雲翔策馬先登一躍而墜復
馬復墜如是者三乃退卒禽雲翔以徇過凝碧樓雲翔
問墜吾若錦衣擠之者豈有神乎守者曰漢壽侯也雲
翔撒手向樓微髯城其屠矣萬厯乙酉太守黃公夢髯

人從西南來授以及後二字占曰髯壯繆侯也西南廟
址在焉及後靈爽及後又欲及後人廟之也以授明公
明公百世人哉黃公曰何與不佞不佞辱守茲土主神
人無文秩之則誠在我減損奉食之入以倡吏民某治
軍海上還而壯之佐以私養錢而屬其役於守戎李君
李君曰先將軍每飯及此幸黃大夫舉之如桂敢辭手
足之勤鳩工庀材伐石於寶潭之上其堂巍然其堦截
然其門翼然坐侯中堂旁侍諸將皆裂目瞋肅然若聽

號令之容門列甲馬騎士控之號然若聞咆哮之聲睨
食之神位於兩序南樹棹楔署曰武安高靚嚴鉅美視
昔增加矣黃公屬記某余惟物有所至至則精精則久
而愈靈袪滅火寶劍燭天精靈之極也物固有之人
亦宜然今夫世所稱偉男子非忠勇信義奇節慷慨患
難不移死生不變者乎自左氏記傳以來訖于茲不少
縉紳先生所常誦數公耳縉紳先生不能誦徒挂名於
譜牒况婦人孺子乎上自朝廷下至郡縣肖形而報之

者惟仲尼忠勇信義患難不移死生不變肖而報之亦其所生亦其所至外此未有聞也漢壽侯名姓懾於童孺廟宇接於巷曲所謂至者非與方其禦侮涿郡司馬平原身已許先主矣守下邳城不幸被執操雖隆禮奈劉將軍何會江陵至夏口收江南定益州王漢中攻曹仁於樊陷七將軍斬龐德降羣盜操至欲徙許避之滅此而後朝食此其日夜腐心者也奈何芳仁啓釁蒙遜致螫噬足兆成臨沮告隕豈不傷哉用物精多則冤鬼

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叢爾國而討賊執其柄雖其
剛而自矜寡謀壯頰自速厥咎北夷曹操南誅孫權乃
夙昔者蒙遜懿濟何異豕犬飲恨而終其用物也弘矣
其取精也多矣其所憑厚矣靈不亦宜乎世以侯陟降
上帝傳說列星理或然也夫人為善則氣常伸伸則若
神助之為不善則氣常詘詘則若神挫之人之所為與
神之所為相參合非通於神人之故何足語此君子神
道設教故其教行黃公祠文昌以興儒廟漢壽以振武

蓋神之也是役也始於乙酉季夏秋季告成郡丞鄭公
司理孫公皆有力焉

章村墟記

昔者聖人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聚則盈退則虛今北名集從聚也南名虛
從退也商征而市井之租入於少府或封君湯沐邑自
開阡陌豈惟爰田市亦非縣官矣豪植之徒役財兼并
以武斷于鄉曲恣睢圍奪擅管山海之利故先仁義後

爭奪上教化下貨賄公利於人而惡其私於己莫善於
章村先是朝廷義檢式化條以約天下民強勉從吏已
復止獨章村長老誠行之月吉會民讀法春秋賽祠尊
高年禮髦士恤孤獨振窮乏盜贖海上醵錢治衡擊羨
若干歲侵御史董公在縣令富人助貧人亦惟章村應
令羨若干十一而息幾年而十其母東北馬氏有地買
得之作章村虛章村虛負山環海南有孔道西連縣東
通板橋古鎮諸鄉章村多素封縉紳大夫甲第邑屋鱗

次舟車輻輳東莞一都會也北列肆四當虛下方其上
方列肆五道中分之西三而東二東方倍下方之肆而
空東北隅上方則南北其戶以上肆有常人中經涂三
緯四肆兩行上以北三分之上中皆四下增一行十又
三兩行自倍肆居涂中四通五達有楹無壁楹以石凡
七十六楹兩行之西直上方四肆又踰一涂肆二皆有
楹無壁楹木石半凡十六楹以上肆有常人無常居總
之肆四十九涂八楹九十二會以一四七日坐肆之租

有常負戴提挈質于涂者無常薄取之歲入若干繼會
民讀法春秋賽祠問高年賓髦士凶荒所望一歲經費
皆取給焉異時有司符下百姓騷擾以相奉傭一人待
之民不知吏矣萬厯九年檢覈天下土田御史楊公在
事言章村助天子教化當世世復又非一家之事無所
附其勿賦鳴虜比閭之教立而俗成賦稅之經藝而頌
作二者王道之大權也三代而上權出於國三代而下
道成於鄉由鄉觀國由國觀天下朝廷之本自固孔子

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章村亦云首其議者
長老某某賢哉

碣石衛玄武山記

高皇帝以馬上得天下軍府雄於百司承平右文儒者
用事介冑之夫頻首印給自余所見軍府十不九完烏
望敕甲礪戈禦寇也入其室榮懷不治則家政可知已
碣石為衛控制大海以隄夷置兩戍於兵火將軍某公
叅將惠州發奮新之語在孫大夫記中而以其羨治玄

武山負獅子石西連三台當碣石城北玄武北方之神
故有事焉中為堂禹象左右翼室居僧前為門後亭之
曰福星西下為石池上有巖曰起龍又亭之曰一鑑可
觀滄海可望烽燧可與參佐樽俎之而折衝士可投石
超距也某公慮無以共僧先是城西桂林有永興寺廢
遺田若干覈之於是指揮張元卿歸三台石田歲租四
石編民莫迴歸烏坨坑田塘一頃二十一畝歲租八十
四石二十倍之莫速歸田塘一十一畝歲租二十石四

倍於元卿卒伍康廷科歸路頭園田歲租二石減元卿之半歲入共一百一十石書於海豐之版而歸其食於僧參將季公纂其緒介長離山人求記石洞子曰玄武北方之宿其象迺迺有甲能禦侮故兵家殿之聞諸行間彷彿玄帝金支翠旗自天而降則士氣百倍所鄉必捷神道設教兵之上計也二公皆善用兵者有以哉某公名某某人季公名某某人

海豐縣新築偃月城記

海豐為邑蓋始於東晉之季城則莫知其始土城至元而壞則故記云即今不壞奈何聚土而守巖邑國朝洪武二十七年詔都指揮茂經畧東南夷於是沿海往往築城茂言海豐瀕海其東旗峯則夷以為指北城之便詔許之千戶侯帖木為植保障對峙龍津合流茂所建也先王以城域民大者雉無踰千公侯自降提封無慮萬萬藉皆千雉安能盡提封之民而納諸無亦星布碁置東之東即東之西也西之西即西之東也無事往來

寇至入保東西之間宛若郭郭況也輿馬所轆商旅所
經耕耘所由樵蘇所往吏民所朝夕而馳焉故涂之軌
九門九之一何嘗以塞夷庚若虺盤于穴龜縮于甲惴
惴然而閉之哉無亦象月之偃以為之輔乘城則三面
可守入保則數道並進開關延敵而民無恐怖容則偃
月以也海豐東控義安西通郡治南臨大海北連大望
而展長興昔文信國自循趨惠軍屯南嶺在邑北三百
里蓋誠用武之地嘉靖間盜賊蜂起則葫蘆峯大安洞

馬公若皆其免寇重以鵠夷儵忽而陸當是時寇一日
附城者三守吏震驚斃其四門僅留圭竇十餘年因而
未改未論蓋不得張騎不得騁匹夫出王會不得揮其
肱富人巨室則為高其閤堂堂大邑直令行者重足
於竇噫亦陋矣萬厯癸未縣大夫陳公至病之因則門
不容車輦而萬一有急民且得以藉口惟放重門之制
築偃月城其可時方有事草創未遑也其明年訛言鵠
夷大入水業至上下淮陸至陳田民走入城西南北三

方少人幸無事從東方來者人衆爭涂不得入轉折車
敗老弱男婦枕藉死者無算大夫令兩道禦寇民始定
或言往歲地震應乃在今大夫曰否備之不豫罪其在
予胡為而天之罪於是請築偃月城於四門報可第初
議崇一尋四分尋之一廣一步其上不樓不涂不通門
於內城其下西南北一門東乃門其左右塊然一環堵
耳度用藏金三百九十餘緡大夫曰無月城與無城同
月城不度與無月城同出奉金四十餘緡佐之崇三尋

不及三尺廣二步不及一尺加以女牆為樓五為門八
其制乃備匪特寇至無恐可車可騎行者比肩遊者連
袂廓然巨麗遂為壯縣世之君子務因循而憚改作一
旦在事遽廬其官胡越其民自以不三年淹何苦而鞅
掌於已用是翫愒無大無小悠悠若不繫之舟必至蠹
壞乃已獨城爾乎大夫矢志於民在位六年匪懈夙夜
百廢具興此其一也是役也作於萬厯乙酉秋八月越
丙戌臘告成太守黃公時雨郡丞鄭公天佐實主其議

縣丞宋君治尉饒君潛蔣君仲桐洪君一清皆有勞者
大夫名汝鳳起家某科進士樂安人

歸善縣學田記

古者餘子入學何謂餘子父在子餘兄在弟餘後世稱
博士弟子是也弟子鼓篋而學父兄秉耒而耕不必印
給縣官其腹果矣此在井田則然自田不井有國家者
非不修起學官招徠子弟曾不能為衆人母況教父哉
宋天聖熙寧間稍置學田萬馬飲於溝洫可俟耳國朝

縣學士額二十人一切授廩州郡遞加其十以一學量似少以天下量歲費度支四五十萬夥矣其後增附弟子員率十倍如必盡給雖詹泰山猶不贍第復其身食不能與二十人齒惟歲試高等可奪伯氏三歲賓興能者超乘而上矣上提空名以賈真才下受空名而傲實惠此用少之術也夫子弟同羣之學同而食則異豈其有厚薄哉堯舜病諸父德未徧徧之是為孝子君澤未渥渥之是為能臣然則量力度時授田勸學以佐朝廷

不逮其惟良有司乎歸善學入明二百二十餘年有司奉法不遑無能加於令甲之外萬厯丁亥李令君至廣厲學官士彬彬嚮風矣學臨東湖實為泮水故有二水夾學而豬之湖東接金斗上流西遶白鶴峯過柳樹循鐵爐然後以江為壑久湮而廟學堂舍就圯令君亟上書脩復之會有瀘州之命嘆曰人安知不如我前事具在庶幾其圖攸終請買不易之田為諸生膏火即不能人人而食投醪於河三軍皆決一狐之腋聚之可直千

金雖無千釀願致一醪雖乏千金願效一脰此不佞日
夜腐心也則以屬諸生劉惟選而葉氏有田在上淮平
山北嶺南邊礮刀坑欲售買之歲入粟百鬴常廩外幸
有此矣人情勉於服官宦成則怠當事或兢兢去則如
遺跡焉令君勤加於宦成愛深於去位可以虛辭借哉
圉人養馬日糜粟千石芻千束良以致千里耳一旦加
之衡扼褭之驂服執策而責千里遷延康莊負棘而不
能前何況九折甚者詭御竊轡泛駕敗矣是故孝弟忠

信出入不倍所聞其德足稱也驥也宣力四方為天子
股肱其才足稱也驥也不然所養非所用在朝廷已為
素餐有司又從而加惠之祇益疾耳古人一飯必報今
之德寧一飯已哉無德不讎諸生慎處之矣或謂負版
故有學田蓋自宋元業皆屬民雖有萬頃遺所不知何
人世守謂何耳必若所云冀方至今存可也人莫親於
子孫美其田疇固將傳之萬世子孫修其業而潤澤之
決不至數世而斬脫有不虞遑恤其後令君視諸生猶

子孫視學田為世業創業垂統以為可傳此令君意也
令君名某桂林人萬厯庚午進士先令鍾祥補歸善父
計部公由景陵別駕辰州遷汀郡丞召為計部尚書郎
嘗彙編循良行世承家為政蓋有本云

愛日庵記

廣雅曰為朱明亦曰耀靈羅浮有朱明耀真洞丹丘日
月所常明也記在觀後余嘗操斤斧挾兩黃冠斬荆棘
狄行惡觀所謂朱明者哉日舟而舳之求無幾矣山兩

肘下右礪卓起曰麻姑峰蒲伏而東左蜿蜒承之綰轂
其口環中皆朱明今庵其左牖也閩一庵吳先生以學
鳴翩翩五嶽之長自其子縣大夫下車則戒徒迎日強
為吏羅浮列方祀中大人棄郡歸終不以孺子故千里
徼福四百三十二峯固以請先生曰羅浮哉羅浮哉吾
鄉羅仲素先生至而春秋明羅浮何與春秋蠶績范冠
則羅浮為之地吾受經三世矣吾將驗之至則著書若
千篇而去大夫圖所以藏書者構堂四筵左右翼臺前

為露臺亭直臺下由亭而臺拾級上門亭之西澗水過之且以為新豐云後惠潮兩使君來大夫以供扉屨從兩使君曰孝哉令愛其親而及其所嘗遊宜名愛曰大夫曰日強不敏辭親而仕使君不以為討而錫以嘉名拜使君之辱諸生謝恂張萱訪余石洞相與過庵中問所以名者兩生大夫門人也曰羅浮故有見日庵中夜見日或曰近取諸身蓋神仙家言也朱明亦有日義他如兩使君指神仙罷勿談羅浮辟在南海藉令五嶽為

堂皇九州為門戶四海為池十洲為別館奉先生其間
偃佺之倫時奏眇論大夫卷韞鞠臚上壽使義和按節
跋烏斂翮魯陽之徒扶轂徐行為日幾何蓋日無窮人有
盡以有盡遊無窮此彭祖以久特聞也故世談愛日語子
則孝語父則否余聞天莫明于日人莫明于心日拂扶桑
是謂晨明至于衡陽闇昧畢照縣車悲泉其馬爰息旦
而復旦與天罔極君子比德於日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虛靈常覺是謂自見夙夜匪懈是謂自愛父不能

私其子師不能私其徒見而人皆見之愛而人皆愛之
然則先生之來昨日之日也返于閩來日之日也寧有
窮哉余嘗與先生講于壺山其出此矣兩生灑然以告
大夫大夫曰被髮童子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
日月疵瑕則不能理微葉先生孰與知大人者

君子堂記

今有君國子民之道然孔子君子宓子必本於魯惠安
君子之區也又當與馬之輶至於斯者皆得見之於是

作君子堂堂在儀門之東作於隆慶五年三月踰月告
成肅客而入受教而退而今而後鳴琴而治

逃菴記

葉子遷賓州守倦遊至竟上書乞骸骨歸廣西巡撫郭
應聘劾守春及逃兩廣提督殷正茂劾如郭奉詔削為
士伍臣春及頓首世之塵垢欲逃久矣天地圍我陰陽
縛我臣安逃哉逃於羅浮之間無所往矣四百三十二
君聞之邀于石洞築逃菴以居遂不復出萬厯丁丑

初先生入石洞築山房堂名確乎又築菴以逃名之
司寇洪公請易逃為陶不可侍御龔公東帛問先生
曰朝廷以逃見黜是罪之也而居之以為高無乃嫌
於怨乎先生謝曰呼牛則牛呼馬則馬恐不受之有
殃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庶斯言之無愧洞左有石如
砥方廣丈餘一日先生對石而坐謂徐煇曰是宜記
第確崖文不宜繁繁則字小口占授煇字僅百太史
林開先請書在朝不果南海朱完隸書鑱石字大六

寸開先省覲歸小書為帖五羊紙價遂貴

碑

萬石後湖修築橋隄碑

吾郡有水貫城中中紫微莫知所始志故城狹南門門
鐘樓北西門門公卿橋東然則池耳後廓城兩門之植
植於銀岡東西水乃中央岸泝流若揭河漢而西也人
第覩其睫謂振古固然余諦地形橋中高而旁下中狹
而旁廣是謂果贏二水攸分脈從中度至秀水湖止焉

固知斯地鑿於築城彼一時也郡之名勝必以西湖為
先其原西北曰橫槎西南曰水簾二原淫裔匯而為澤
南北未隄卮漏于江其土有可見者隱隱隆隆郡城所
繇度也宋治平太守陳公始隄其北置水門而橋之民
姓其橋以示不忘卽今拱北宮觀亭榭益增修矣水族
繁蓴菜美鴈嶼星列菱荇雲湧世比之杭潁云南隱既
載不傳敗不甚功不多職此不述亦禹貢法耳湖入城
即百官池其中有洲亭之自淳祐太守謝公始其下即

公卿橋橋之自咸淳太守章公始或曰亦謝公也橋初
名平湖後乃更識緯書湖平出公卿池若橋所命皆以
此下則鐘樓關入于江矣萬石里在下湖東岸其東則
江受下湖之委而北人謂水之所比足當吉土故宋李
公思純若弟思義黎公獻臣陳公開皆以二千石里居
人因集而名之是西湖不特為吾郡勝尤勝吾里彼一
時也代有修葺我明宣德則太守陳公弘治則太守方
公嘉靖則太守李公司理方公繕南北兩隄若諸杠梁

亭榭功皆可紀居人往往盜湖塢地菰采其中家並傳
水而止方公復侵疆開新術厥功茂焉關外有臺丈餘
以遏水勢經始未聞余方十齡假晉臺畔一舉得數十
鱗先大人忘其僇而孩之當是時里多黃髮百姓康寧
衣食滋殖歲時讀法圓袂曲袷鞶厲綦履交錯于道先
大人命孺子春及偕諸兒歌鹿鳴雍雍濟濟可謂和樂
者乎此一時也自後關前隄潰臺圯樓焚死徙過半存
者獨吾宗人若梁文學若張穀城若他一二家家一二

人耗矣今劉亳州自郡前至李將軍自衛前至張銅陵
自東里至余不佞不能有其敝廬遜于東平鳧飛不為
少也蓋橋處高水建瓴而下關前雖嘗有石隄易敗即
西湖盈下湖往往可揭澆為我舟不能踰橋而進行人
薛公欲甃鐘樓關三尺潛水有以也萬厯丙子太守李
公責縋城者建鐘樓隄敗如故丁亥嶺西兵憲黃公時
為太守鄭公貳之亳州將軍及余姪孫世俊輩以聞黃
公欣然謀諸鄭公出官錢八十緡鄉人輸八之一令將

軍揣高低度厚薄程功物土書成以授平海所吏目歐陽某廣橋門若干尺上如之濬若干尺下如之橋故有亭署曰公卿惡當讖罷勿亭闕前隄壁立故敗廣其址內三尺外二丈有奇拾級上至其上廣八尺高四尺水漫而過緩矣北至橋若懸衡其水常盈日暖風恬上蘭舟盪桂楫流盼兩崖直若絃句若規折若磬脩若漢之白金平若鏡流若瀑布若飛雪里戶疎茂若碁置鼓而進之汜乎若漢使者之乘槎仰望橋上若自明河趨閭

道踰橋門疾若馬鳴嶼系系若浮玉樓觀矗矗若暈斯飛
遠山若蛾眉近若舞袖四面長林若步障其蔽虧若蔚
藍魚初生若銀鳥聲和鳴若笙簧之迭奏月出粉堞間
順流而返舟繫于門余雖播遷百歲後覓覓猶思樂此
又一時也庶人安士遂姪夢熊從列卿之後出鎮三邊
讖符矣天時協地靈出人官能本黃公之功也抑余因
是而知物余因是而知政記曰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
水淫之漱則為川淫則為防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

心導利而布之蓋取諸川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畜君
子以畜其德小人以畜其欲忠臣以畜其君蓋取諸防
上善若水平中準大匠取法焉君子平其政弱不受強
寡不怯衆蓋取諸水江河之大不能當螳穴事有旁出
其權乃分君子慎于此蓋取諸塞川以行仁防以正義
平以由禮塞以明智黃公修是四者象其物宜故曰入
其國而政可知也亳州曰古人從異國覘故因物知政
葉子里人於政觀其深矣乃由之知物耳請碑之以示

子孫黃公名時雨吳人鄭公名天佐閩人亳州名光奕
將軍名如桂文學名廣譽穀城名王治銅陵名喬一

東莞縣令董公去思碑

董令公者名裕樂安人也以進士為令用高第徵先是
邑人聚族而謀也邑東南隩區廣袤五百里大都二十
保界山海名雖為邑實一州也明府親我我便安之吏
方議割置誠以此時上書得請為州奉明府以守猶幸
儼數年之福天子明見萬里獨不為吾民地乎父老則

謂明府騏驥材奈何以彈丸纏千里哉至是父老子弟數百千人乃設祖道據海壖泣曰明府吉徵小人不敏以淚灑鵠首徒張搏胥之潮可奈何願明府強飯勉事上矣於邑別當是時葉子方釋西粵之員棲西樵山父老子弟則又至西樵山辭于葉子某莞之編氓也明府董公幸而撫育之者四年顧明府惠我深也庶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民有事至庭輒家人語民亦輒家人之徵斂有期刑書不繁里正不勤市令無苦吏戢其威農狎

于野扞圉有備子弟有教數化大行盜賊不作明府下車歲屬大侵勸分告糴資無匡困雖饑不害遂覈鳬田歲入穀六百餘石置義濟倉兩粵部修積貯令自此始莞於粵稱浩穰嶺東之役糧餉舟輿兵甲之費多倚辦明府又屬主饟軍興不匱民不知勞東方以寧勲在司馬割東南隅置新安令業行地繡錯民星布奸易乘也籍又屬更明府鉅折一若及解千金之子驟而家削百責並興旋定安戢裁縮而部署之以貧為富諸大惠雖

更口不能道其大較如此矣今明府去不能留心戚戚
思也百歲後期令子孫思賢君哉大夫嘉惠而賜一言
錫于四達之衢使得朝夕敝邑幸甚葉子曰諾會有犬
馬病越一年間出茅溪固請如初葉子頃由鐵岡沂五
都秣馬歸城鄉止宿里舍則往往稱董令公云自令公
居縣山谷中犬不夜吠民不見吏嘗以什五至都婦子
瞻馬首欣欣喜可知也凡語令公者人人殊要以安靜
愷悌近民如出一口所謂樂只君子非耶詩曰樂只君

子民之父母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夫樂故稱其民
父母邦家賴之令公君子之求樂者也欲無獲民將焉
辟哉今夫子之一身毛髮皆父母也欲誦父母之德即
名有辨口者不能惟以愛樂為本故詩曰生我鞠我拊
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蓋言樂也江西
有龜川先生有道人也而令公為之子其學一稟中和
以育萬物樂不亦宜乎如是保我邦家非令公誰任莞
固不能留也日登搏桑爰始啓行至于昆搏桑焉往

令公之業將駸駸至衡陽昆吾矣表瑋之為搏桑其可
聞惠安杓我于南北之郊余鄙人也烏能如董公於是
新令聞而笑曰大夫自道云爾所言董公則實錄也寅
秋不敏且為後事之師豈惟邑人寅秋實受其貺父老
子弟遂鐫于石

欽定四庫全書

石洞集
卷十五

石洞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石洞集卷十六

明 葉春及 撰

文

傳

涵江翟先生傳

先生名宗魯字一東其先由東莞遷博羅之泊頭又遷竹陣前臨沙河建寒江精舍以教學者學者稱寒江先

生精舍後改涵江學者則又稱涵江先生云先生生而沈毅不苟訾笑少從父玄掾潮陽富人欲妻之先生曰吾不能耳餘烏用外黃苦陘女也歸補縣博士弟子砥礪節行學必聖賢居處必敬行必古禮之循雖燕暫衣冠必正來學日衆於堂下置茅蕪三一收放心在兩階間來者居之旬日放心收矣乃升堂一有過在西階下一改過在東階下知改移之東能改復升堂學者遵教惟謹時延慶招提峙泮宮東先生上書督學使者魏公

曰鳳鴟不竝樹而棲蘭棘不竝林而殖今泮宮厭招提
庠聲囂於梵音青衿雜於左袵且據高臨下雨集以學
為壑非所以息邪反經崇儒貞教也徙招提登高鎮以
其地廣學舍便魏公從之僧赴闕上書訟下部使者雜
問卒直先生當是時魏公講學嶺南檄郡邑弟子良者
受業先生當是時魏公入讒言曰若好為人師而弟子
耻耶對曰邑習胥史儒術鬱而弗興宗魯建精舍辭束
脩以教邑之弟子始家詩書戶禮樂好為人師是矣改

葬先人故後非弟子耻也魏公居之省心亭一日過問
省心之義對曰聞省身矣不聞省心心一也省心無乃
二乎又曰吾欲入羅浮居靜對曰如下山何魏公嘿然
魏公方以行教動心者輒罷斥之一生居廣之河南其
家有寇報至色變同舍生曰若心動矣生益恐先生聞
之曰有父母在亟歸省奈何責心動耶以告魏公稱善
其卓識正議皆此類也後歐陽公來督學方誅宸濠黨
與檄諸博士劉養正李士實皆談道名反為寧王吳被

行偽而堅言偽而辯悉以名聞博士徐甲憚先生嚴則
以應條先生於是上書請削籍去歐陽公疑之庶得其
情強起先生嘉靖辛卯與計偕甲辰隨牒宣平學諭卻
贅立教如寒江精舍日坐講堂升散如制修廟學振困
乏先德行後藝文士彬彬嚮風矣嘗著學政上督學孔
公答曰不帥教者先斥後聞其重如此丙午聘典蜀試
故事有幣直指袁公大重先生有加賄皆辭不獲則買
田闢地鑿池築臺皆以文明命之田書負版亦稱翟文

明云當是時直指藩臬下至郡邑咸知先生莫為先談
已酉竟遷融縣令先生至縣緩收事節財用明禮樂以
愛利為行廣厲學官復廢學地租每日炷蕭告天而後
聽訟片言立剖胥受成而已久旱百姓嗻嗻先生露禱
雨乃大澍十二峒徭來寇先生帥師禦諸郊賊以牛前
行忽震死懼而退先生遂醢兵詣壘諭以禍福頓首請
為編氓其後兩院以轉餽非先生不可中道賊百艘遮
迎已謀知融縣也乃頓首投戈而退先生擇諸徭弟子

稍慧者被之青衿加以綵繒鉦鼓導歸諸徭以為寵剽
畧用稀兩院嘆曰得一賢令勝十萬師信哉令諸縣視
成事先生一介不取予人亦謹一介事上盡禮至爭當
否則謬謬不撓有求砥者對曰非融產也曰不產石寧
無人乎其以庸來請問幾何曰三百於是先生拱手曰
取諸民則不勝取諸官則不敢上官憾之然卒未有中
也藩司以獻程不及逮簿往先生謝曰簿無罪罪乃在
令然賊未誅剗民田損國賦亦典兵罪耳藩司嘿然良

久曰君且休矣而使者朱有孚則齟齬之也朱行部臨
况縉紳先生不候門遂出都試掩其不戒先生趣至謾
罵曰過縉紳于家御史之私也不候固當都試豈當爾
耶先生不謝則遂深文傅先生罪明年大計羣吏諸司
皆署上考其毀不行既覲先生疾方正之不容也於是
上書乞骸骨歸少宰程公留于旅邸不可程公嗟嘆而
去既歸教授涵江精舍如故先生剛毅爵祿不入其心
少傅翟公問族東莞先生先世自東莞遷同舉人翟文

祥東莞人也邀謁不往少師徐公父丞宣平聞先生教
宣平欲致之亦不往也武定侯求子師於吏部梁公梁
公推轂先生月授祭二石歲進金百兩先生謂權臣必
敗何為自撲膏火以無子辭侯願進箕帚妾竟不許明
年武定果敗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先生近之矣性甘貧
竄自家食至服官藜藿不厭敝緼不完以此終其身初
歸自融脯臠不供奈何拜客之辱則自持葢出墟市迎
客沽濁醪班荆道舊比鄰無醕噴有煩言會賊畧大蓬

還過竹陣前驅將入里門渠問何為曰有宦遊歸求一
食耳渠曰是為涵江先生不能自望其腹豈有餘波及
汝耶麾而去比鄰聞則更謝先生曰幸不池魚我也家
世素貧薄田三十畝厓厓半歲之食餘取諸麥與芋續
之至自操艇賣薪神則王矣葉春及嘗訪先生歸自田
中華冠縱履指露踵決室衡一杼不能布席肅入精舍
登誠意堂坐定瓦浙浙下相對飯枯魚而別再至藿一
盂甘於九鼎配楊孺人比德萊婦先生當仕將市帛為

孺人襦裳辭曰答布侈矣嚮為諸生婦不宜麻耶乃止
不改其樂先生固賢室無交謫亦內德茂也夙興夫婦
登堂相揖諸妾供楨退而治事三尺童子不入中門內
外肅然家人忘貧有本故耳先生嘗病遺命具櫬斂手
足形門人醵金以待間即歸之壬戌冬十一月某日疾
革遷於正寢語子仁門弟子曰人亦有言行雖獨乎不
愧其影寢雖獨乎不愧其衾吾力二者死不愧棺吾無
憾矣遂瞑享年七十有四是有夕有星隕于精舍門人醵

金治事如初先生八女儀無三百人以得婚為榮所適皆名家子丈夫子一即仁先生入覲周氏生于豫章仁生某某足世其學周後遇賊死之先生教可知矣初祔先塋不吉友人太守龐公改葬龍華之東龐公名嵩執志之友今門人即精舍祠先生宣平融縣皆祀名宦

葉春及曰余聞尚書郎瑄其舅臨河欲渡脰痛矣適一生來請負長者既渡問為誰拱手曰翟宗魯久之乃知為翟先生翟先生自諸生慕古人多奇節別傳淵明軼

事附會不免水流濕火就燥居上流天下之善皆歸曷
足怪哉以余所見翟先生義至高其貧逾甚即淵明本
以加焉牽係於文撫其大者為傳將別傳之然淵明本
老莊不耻乞食江州使龐通之齋酒邀於栗里至則欣
然共酌其達如此先生步趨孔孟惟誠敬為兢兢嚴於
一食一飲故人以為苦太上甘節其次苦節其下喪節
苦之不敢猥藉口於甘夫然故多饕餮之徒矣

惠江公傳

惠江出龍川至郡城合西江而北其間有隱君子為惠江公惠江公名時字允中其先楚人也徙保昌洪武間徙博羅泊頭永樂間徙郡城北臨惠江父鶴林公瓚取曾孺人生公節槩異羣兒年十五補郡博士弟子受學進士李惟肖所時時稱說古人槩觚佔畢非其好也李大賢之尋受臚會姑蘇魏公督學嶺南脩功令檄郡邑士雋者學官公在選中無何母憂去魏公校士弃文藝尚德行寄耳目於舍長麥登羅鉞林克忠三人以為賢

雖大猾必錄見謂不肖雖行若由夷不能自解免也於
是郡邑士無節行者爭事三人而以喜怒貨賄為低昂
登邑子公不附登登憾之削博士籍公兄二人伯春仲
陽陽教蕩亡賴鶴林公惡之繫于廟以苦其志陽素剛
暴摧折一夕恚死鶴林公敕有臨者視陽公在塾聞奔
歸涕泣叩首請持服成禮使無負天下有不弟名鶴林
公怒曰去若弟乃不孝乎吾拮据甚為不肖子覆之吾
將戒後世無效陽者幸得楷望成禮哉相隨死矣公鳴

咽退竊臨墓所號泣曰時寧負兄不敢負大人居則菁
出則否登故以此毀之當是時惠豪傑幾盡僉憲施公
廉登奸貪不道案治登而讐家多怨登者竟殺于江嘉
靖中給事中李來鳳奏比年督學使者不務檢式校藝
而專事苛察豪傑之士傷於詆欺之文臣甚痛之請漸
洗宗伯夏公言議如章詔下郡邑於是博士弟子論上
郡守蔣公淦起公公謝曰聖賢之道求諸心而已心無
愧陋卷安焉不然軒冕糞土也公往矣吾將求諸吾心

作西銘說公既退學益專間垂釣惠江於當世澹如也
嘉靖辛丑憤切詣闕上十八策并集古訓獻之至京師
與翟先生同舍感趙簡子憮然賦臨河而歸公歸亦同
翟先生至靜海奪鬲御史責償候吏翟先生與公終不
以二人饑寒故而受候吏金弃而去翟先生名宗魯後
為融令清介人以比陶淵明與公同志云公孝友居常
恂恂若不能道辭見義慨然若失也鶴林公嘗誣繫公
請代三月疾作義弟以代請郡守陳公祥嘉之子代父

弟代兄是孝義出一門也鶴林公二妾一恃寵妬家人
憚之公謂妻吳孺人父愛亦愛父敬亦敬犬馬皆然妾
雖妬非犬馬明矣敬慎妾為之化鶴林公病公侍惟謹
執喪甚悼自初終至祥用家禮如曾孺人喪既葬常至
墓蒲伏哭忌日哭終其身二姑無子來歸公與吳孺人
事之如事鶴林公公出會譚氏姑死孺人斂之厚公歸
謂孺人意得我也仲早死遺女二吳孺人弟亦遺二男
皆子之家尺籍在博羅斯遠之矣公令男萼名籍曰母

避戎是避祖也嘗肄孤忠祠見夢冕衣裳者以傳系公
瞿然起曰王柱史乎為作傳柱史名度邑人死建文語
在國史即祠孤忠者也同食劉公簡判諒江諒江陷盡
室赴井并傳之斯見公之心哉門生劉應科死無嗣兄
少賣衛卒家為奴著尺籍奴產子不得歸公以請中離
薛先生先生語郡文學是時假守為廣州司理賂公衛
將軍李公涇也聞之歸奴產子應科有後本公畫策其
好義如此儒者文多少質兢業天下鹵莽閭閻見謂家

難公乃自家起吳孺人祖父雖介胄乎有懿德不獨麻
象絲繭織絳衣服酒漿能也婉婉敬順以承夫子蓋亦
有內助焉祭祀夫婦灑掃滌器菹醢必親朔望公率男
孺人率女婦謁祠退登堂相拜乃據坐兒女上謁受教
及兒女長兩人春秋高矣日揖讓如賓誕迭賓主再拜
上壽然後兒女更上壽盡歡而罷三女一男即萼婦魯
文學女孤而子之長而婦之著陽教書教萼陰禮書教
女若婦教諸女則婦屏而聽諸女歸書醢辭于筵令習

之萼少教以古人稍長次孝經授之復疏其義曰是經
孔曾微言漢儒附會引詩錯雜離析今緒正豈獨可教
女哉兒免之矣南海龐先生講業羅浮使萼受學公徃
辨著喪服問最後薛先生過惠公與謝先生留處西湖
日論辯謝先生議不合公乃深獨信謂萼以聞見為格
致者支離以形迹為造詣者方所良知正學也兒終身
師之是年萼生子以名先生復說中貽公所著書皆與
公商推居二歲還揭陽送至青溪越歲訃聞為位哭遂

哭其墓歸作大學解公少學古人天性愿慤載籍雖博而出於孝弟忠信焉嘗作自考賦接人和易皆得其情家庭雖離如也童僕訢訢如也製中正冠服有銘斯可謂篤行君子矣及見薛先生乃宗良知之學錄濂溪明道象山白沙陽明中離詩諷咏之稱六先生見道詩年六十六卒夢為嚴郡文學有聲家學也

論曰余先君與惠江公善也謝先生亟稱舅惠江公論學顧不盡合所謂諤諤者耶其殊途同歸也余覩世談

學甚衆屈髡爽矣要以躬行難惠江之學造於夫婦仲
姬為劉以成婦劉翁每稱婦孝謹閨閣未嘗聞履聲有
由也以成與余善余故具論之

行狀

奉政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陳公行狀

萬厯己丑冬十一月壬辰奉政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
陳公卒于位庚寅五月匱返岡州明年將襄大事子汝
志汝愚輩徵銘作者則以狀屬石洞壬子偕計春及幸

托後車公今節名炳炳史策同籍大重後死者敢不唯
唯公名吾德字懋脩先世莆田系出宋太師冀國公誥
誥三子長評事周卿次撫幹正卿次左相俊卿俊卿名
臣語在宋史元初有曰倬者總管惠州因家廣某之別
也倬生太常始遷新會外海村今為外海陳氏可庚讓
烈孟塤四世田家孟塤生封兵科給事中南岸公文鳳
娶封孺人黃氏生公昔夢舍旁忽產大木三老瞠然署
其上曰期得公生遂名之時嘉靖戊子冬十一月壬子

也出就外傳轉名初德改今名十歲能誦干支卦名納
甲畫卦九九之法有強暴惡聲常及門顧奇公名公指
峨峰曰山尖指日公答海濶涵天謂若雖銳吾能容之
其人嘿然已酉選補邑諸生庚戌下街獄起公隨給事
公會逮郡縣獄職橐餽者三年伯父又以饟繫會疫作
人期不入公復入侍上書主吏得條諸輕罪頌繫活者
衆矣壬子鄉薦第二人先是督學使者嘗署臬事論下
街獄私某子甲惡公守正不撓及行部得一生所為文

奇之已知為公則大恚應書又大恚里人曰何恚為文
亡論三年皇皇將父以及其伯籍令應孝廉方正舉第
一可也癸丑下第屏迹公府鍵戶發藏書讀之聖賢載
籍古今損益國家典章靡不研究乙丑成進士授行人
奉使授蜀汶川王冊建豐城李尚書堂皆無私交在豐
城與李中丞孟成論學孟成曰生平莫逆惟德清許君
蘄州顧君及懋脩三人耳隆慶己巳進工科給事中當
是時東粵盜賊如蝟飾虛功執空文以調朝廷乃自督

府上下相遁盜賊日多公上八事明賞罰復兵防議舟
師禁調出補假貸覈虛冒慎撫勦卹忠勞上從之蓋自
內海寇亂皆藉民舟戰守東塲之敗參將魏宗瀚盡移
入南渡港指揮李茂材力爭不能得酋一本至燬盡茂
材死之此公所切齒也庚午元日日有食之鼓于禮部
公上疏曰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為之食婦
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
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

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帝后恐懼如此其至也
何況臣子救日救月六經曠遠國家儀注具存往歲七
月聖救月中軍都督府公卿大臣多從僕御亂行無禮
雜沓喧呶俄頃而散嗇夫庶人馳走宜不如是臣竊恨
之元旦禮部救日三事在前百僚在後御史侍儀鴻臚
贊禮昭昭白日非復暮夜呶雜如前大臣自攜茵褥肆
然安坐臣欲告之不敢出位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又曰不愧于人不敬于天昧先聖之經忽聖朝之法慢

天道之尊蹈戲豫之失皆大不敬元夕月復食矣請先
戒誓御史不舉臣謹糾劾以懲怠慢臣聞春秋之義貴
元慎始元旦元夕日月交食天心彌切陛下下脩省之
詔躬減省之文幸甚應天以實請居法宮戒荒寧罷遊
宴凡娛耳目悅心意一切無益勿復為之臣工承德天
休可迓敕禮部戒誓救日月無敢喧虺自此始命作鰲
山遣中貴人織衣浙江式十餘匳公謂民力竭加之水
旱中貴人至將不勝莫若徵改未完便與同官嚴用和

上疏皆從焉五月攝戶科適有買珠之命與同官李紀切諫皆免為庶民公攝官廨七日也今上即位都給事中賈某薦公忠直不宜久處間巷名為兵科給事中癸酉四月至京即劾中貴人鄭真傳內旨官其姪錦衣總督劉燾奸藏不宜名用忤太宰楊漣先是已推尚寶少卿楊抑之而江陵新柄國螫漣見疏喜則令所善鄉人王篆給事中張某諭意一日見于直廬江陵謂公疏善倖濫宜不止此公對不敢風聞中人也江陵不答是時

江陵專言事者多承風先白乃敢言公自以朝廷厚恩
拔擢居位非宰相私人不附禮部主事宋儒與兵部主
事熊敦朴交惡購敦朴欲疏江陵太宰於王篆江陵遂
令部尚書譚綸劾敦朴謫外公並劾儒江陵嗔公不白
已憾之矣十一月成國公朱希忠薨行金錢求贈為王
驗封郎陳某與六科並持不可公復上疏力爭江陵大
怒十二月癸丑慈寧宮火公復疏陳五行休咎江陵詆
曰安能腐儒語也辛酉朱希孝直廬火丁卯大內又火

戊辰乃下其議明年二月麾出守矣至饒正風俗作人才廣厲學官置既士之田談經校藝誘進聖賢之道為條教立父老正二頒行於民間勸以為善去惡之意其善惡皆有籍行之出於至誠莫不回心顧化禁溺女舉女名以公姓或以縣減網罟之徵定湖港之稅革浮羨遠貨利故事外府不籍以待太守公盡移入內府不私出納醵金把握易貪夫便之則以積貯陶天下所印給也春夏之間商舟輻輳故征于官吏多侵漁邀功因而

掩取至是以屬僧常度外無私焉即欲用予平賈新安
賈人列肆郡中為質偷兒得物輒以售之喪資之家不
能踪迹有司亦視為外府不問一切逐之權貴關說不
聽宗室結納有司負勢驕奢難繩以法嚴正不阿杜門
斂手即吹笙度曲惟恐明府聞也饒稱沃壤樂浮德安
多山亡命潛匿番餘則濱彭蠡接九江上流不逞之徒
與濤出沒萬年尤盜淵藪公飭什伍鼓勇銳有警掌固
扞諸岸戈船扞諸江三年眠者帖席初至郡城崩百餘

雉繕之而城中皆列柵啓閉不獨大盜之備亦欲以防
偷兒宗室夜飲不鍵致建昌王被竊召百戶呂希周授
方畧微得二人即府之將作也江陵已憾公御史劉臺
劾其受成國金十萬出公饒州持經者受顯禍憾益甚
樂平進蔗欲因中之宣言上怒蔗腐不可食當逮太守
以下如此則株連膳部光祿萬尚書為言乃止第收治
縣人而詔切責太守偷兒竊建昌王帶則以售于留都
江防同知龍宗武偵得上操江都御史王篆傳致其文

饒州巨寇公坐謫馬邑典史親老不欲行屬昌邑失囚
詔書問尉安在得無之任違慢乎公恐馳至鄭州御史
某又劾公在郡時違禁講學擅用庫金指買學田亦俸
金耳移疾蘇門明年大計江陵遂以此黜公考功郎鄭
某不可竟削籍公兩黜無愠色田家冠優游里中澹如
也癸未江陵已死都給事中余某薦起某縣典史遷某
府推官同知皆以親老不赴甲申二親幸以天年終丁
亥詔起同知紹興至則歲侵奸民乘時並興為亂公職

詰盜殲渠魁二人而撫其饑者郡中清居五月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分部武昌巨寇劉汝國虞孟新倡亂乂當事者往往坐視幸脫身去遺所不知之人公下車毅然請討別部欲專功寡謀債事賊勢益猖公率師詣壘擐甲督戰士無一不當百己丑春二月大破之劉汝國虞孟新就禽餘奔遁無脫者上功幕府中丞邵某雖忌不能掩也冬十二月自黃州行部歸武昌遭疾二日卒年僅六十有二公長髯偉度望之知非常人性忠誠壹心許

國正直不能阿徇故用輒斥將大用之不幸逝矣公學
始家鄉罷歸於有司未嘗通竿牘一鄉利害則急之庚
午羣盜充斥邑西梁村雲鄉二壘反為賊窟白骨蔽野
公請材官鄧子龍屯守復臨江之戍至今賴焉辛未鴟
夷由厓門入犯人情洶洶閭左悉起赴敵公父子輸粟
餽糧鴟夷乃遁里中惡少年謀以七月七日為變公密
語守令朱別駕預待不得動明年春大饑結他鄉千餘
徒起擒之於是勸分輸粟亭中賑困乏亂遂已既鴟夷

由新寧犯邑西界孔棘與鄧子龍計畫河守賊不敢度
會朱別駕自五羊歸受方畧舉兵西向賊走出許苜數
十艘入內海劫畧鄉人奔城舟塞河下白有司居以間
曠而慰藉之於是時鄧子龍從征藤崗矣則移書總兵
張元勛召子龍元勛白直指楊標標曰陳公通竿牘急
矣乃促巡海副使劉穩屯香山而令參將晏某從海上
破賊賊相戒不犯外海穩嘆曰此勝於几席者哉嘗登
皂幕山四顧徘徊欲因倉步舊城益以新會古博平康

新興雙橋置縣招流亡復里甲庶幾帶牛佩犢之衆盡
緣南晦不果以為恨語在端州志蛋居海壖以敵為業
往盜視之玉石不辨列柵自守吏兵掩捕一如咋鼠公
徹其柵有名籍者書于閭書以後吏兵不敢動搖存活
者衆士以科第少謀徙學公曰毋改作為也建文昌閣
於左而引紫水入泮池科第自此盛邑負山環海內狹
外寬議者欲城其外公亟言於當道無任者僉憲何某
至乃城焉白沙先生若節婦烈女祠皆新之有毀節婦

祠祠司馬者移書責之曰司馬法不宜祀吾粵奈何徇一人之私而拂天下公議月吉與里父老會民讀法語次尋繹閭里化之先是劫質者多寘舟宿屏處俟贖用此賊不得藏比伍中劫質衰息事關利害名教為之不啻饑渴皆此類也丁丑自昌邑歸朝夕得奉給事公太孺人甘脆謂江陵於我有罔極恩太孺人體羸未嘗離側就養八年父母安之世路阨險恨兒得歸晚也甲申春太孺人告逝其冬給事公亦逝哀毀骨立倚廬讀禮

饒州弔者相望於道總管故居在廣州莆宜巷長子居之三百餘年鬻於他氏公贖而祠焉墓失百年公未嘗不中夜興嘆會方士挾驗鬼術游里中謂公青泉白石一水雙牛是總管公墓也審其象果得之碑隱葦草語在大司空陳紹孺墓表張太母殯謝前山見夢苦蟻啟殯三蟻適至改葬三珠岡此皆仁孝心通於神明非苟而已梁氏娣守志白而旌之為立後弟卒棺衾墳墓必厚曰令吾他日無以加也族人貧不能葬者為之賻不

能娶者為之禽其厚於人倫如此冠昏喪祭惟古禮是循昏無舉樂喪無酒肉歲時率子弟拜家廟無出門之祭諸子有過必正色相對竟日不語改之乃罷登第二十餘年無私財惟給事公之命食不重味衣不文繡必儉約為家人先嘗竊侈靡佚遊酣飲雖里人必法語之亦不敢不從也岡州自公甫先生倡道江門之間雖津人田父猶有先哲遺風其君子則重厚質直可與共學故公於不佞一見而合同時諸子豈不翩翩縶韉相從

惟我二人其臭味也公學一本公甫具二居錄戊子春
初相見端州出以示余使序諸首嗟乎自夫子沒余之
質亡矣余無與言之矣公元配黃氏又配李孺人子男
十人汝志汝愚生員黃出汝意汝念汝思汝愈汝恚汝
應汝恕李出汝慈側室出汝志娶安義令林大芳女汝
愚娶處士莫某女汝意娶養利州守許培之女汝念娶
處士蔣某女汝愈聘邯鄲令盧雲龍女汝思殤餘皆幼
孫男今四人汝志舉世科汝愚舉世長世爵世祿春及

不文不能狀公彷彿聊述其槩使銘有所藉爾

墓表

明朝列大夫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艾陵林

先生墓表

隆慶戊辰余至閩則艾陵先生卒已踰歲學士大夫稱之不容口行觀水口之圃父老往往言其登降揖讓延射揚解觀如堵墻低徊不能去云先生歸葬高臺山龐先生業銘之矣二十六年而仲子培之令於楚則使二

叔垣之坦之願以表累執事余病未遑比入楚坦之至
中宿余重先生而勤仲叔即不文曷辭先生名烈字孔
承系出莆陽元季世高提舉廣南儒學留雄州柯樹里
子遷東筦遂為邑人汝椿儒先距始遷七世是為大橋
公生先生母余氏裏公之苗裔也先生生於正德癸酉
幼聰朗年十六旁通左傳漢書嘉靖甲午豫陽田公督
學嶺表以秦漢鳴得先生文裒然舉首遂應鄉書裁弱
冠耳先是嘉靖改元崑山莊渠魏公督學上行實誦文

辭檄下邑弟子高等講業五羊耳目屬之譽則膝加毀
則淵墜奸人因以為利盜蹠可為伯夷西施可為嫫母
士氣大喪一時及門拱手徐行蟲聲蠕動及公以憂釋
位自謂解鉗稅梏後皆伏辜公亦坐廢然公實心道古
粵中諸所行罷質諸鬼神羅文恭事之不失尺寸為余
道其言動食息大賓大祭何以加諸則公學可知已先
生既舉聞林先生言慨然慕之丁酉布羔鴈執役門下
居月餘聞作聖格物之訓乃知聖人可至少跡弛以禮

為度自此始當是時東魯王先生崑山同道先生往質
之與師說合益信歸以詩禮教人雖溽暑衣冠不廢使
在當時必不鉗鉉禮法桎梏恭敬毋寧椒檄惱慢蘭芷
不芳孔氏所以貴起予也粵自江門倡道而緝熙得其
傳終日乾乾學者以為嗃矢緝熙沒而微言絕寶潭執
役增城先生與緝熙代興則寶潭亦稱合志卜鄰閭右
放舟潭中風月之晨浩歌長嘯翩翩乎僊哉甲申潮陽
薛大行自羅浮移居玉壺洞二仲從之輒旬日而後返

必有繫於心矣先生師事崑山其嚴事則增城所遊知
交吉州則鄒文莊羅文恭安陸則何亞卿吾粵則龐太
守何宗伯皆海內有道之士也養日深氣日粹無疾言
厲色與人謙而有禮持重不發不啻注一矢引千鈞發
則中命喜藏書至為詩文不尚藻績辭達而已四赴南
宮不應令則以家大人春秋高三釜可樂奈何悲千鍾
乎丁未求署江陰儒學一以崑山之教教之正人心崇
德行先孝弟斯之有違而徒鞶帨之繡不齒己酉同考

北畿得蘭谿唐汝楫主考下之先生爭之彊明年唐廷
試第一人服其鑑司務南廷尉九年遷戶部副郎轉郎
中皆勤慎著庚申督賦江右擇賢者任之責大指而已
故事使者不隨家先生一舉足不忘父母則奉大橋公
以行辛酉卒于行署得視含斂人稱其孝櫬歸由中門
入殯於正寢此豈憇憇忌畏者可同日道哉甲子服除
補戶部郎中乙丑同知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分司水口
羣盜聚于萑苻即有干楸無敢居署先生墜散其黨葦

署以居朝廷之法始立革常度祛積蠹嚴關出斥亂羣
商至如歸無寧菑害嵯政舉矣則毀淫祠興社學闢射
圃初書院與諸生講習其中樹黨正聯什伍壇鄉厲院
養濟禁火葬置義阡掩遺骼給轉棺賑孤貧驅虎患修
火政本崑山之教也昔夢歸章綬於新主世宗遺詔至
遂不起百姓巷哭商罷市地坼而將安承學士為幾梁
木萎而將安放有司賻奠俛俛然將孰為之筮龜必有
不靳哀而哀非徒涕之無從矣水口建祠福州則祀于

名宦夫以轉運為官鹽筴行即無曠於其職力所能為
奈何不急彼其夙抱匡時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誠哉非
苟而已先生學本人倫大橋公寒燠趾席不假內豎繼
母即母繼母弟即母弟生平儉約不事生產修祖墓建
睦族堂周族貧者則竭力赴之元配盧恭人繼娶陳恭
人六子長增邑諸生娶祁氏盧出蚤卒次即培新化知
縣召拜南道御史娶蔡氏繼陳氏次即垣娶葉氏次即
垣娶王氏次垂娶光祿卿鍾卿孫女皆諸生陳出塾則

如恭人章出蚤卒女五長適副郎王休仲子某次適太
守周望仲子某次適孝廉鄭鸞長子某次適進士黃儀
仲子某皆陳出次適知縣黃應芳仲子某章出孫九人
鈐鏘某培出鏜鍵某垣出鏘釵坦出某垂出繩繩其未
艾也葉春及曰余聞譚永明廷尉氏撰邑志先生以文
辭小之識其大矣夫以鄉射肆今人猶以鄉飲酒禮治
軍旅也善夫先生之言曰習射之時有邪心乎環堵觀
者有邪心乎執事而行禮者有邪心乎思無邪敬也敬

天德也達之則王道也脩已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故曰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教必鄉射有以哉余故
表而出之

墓志銘

明誥贈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李公暨配潘
淑人墓志銘

參政赴粵西過石洞子幸而教之薰不佞得交足下驩
重以葭莩之親惟是王父母封焉鬣久矣荷上寵靈而

錫命之墓石不修安敢以為口實將治黃沙阡傲福宗
祏而惠之銘死且不朽春及硤硤徒以犬馬齒先參政
而弟之況吾家中承辱在婚媾敢辭按少宗伯傳公名
琬字景星高祖義先由博羅徙河源曾田生洪保洪保
生綠筠綠筠娶陸氏生必榮必榮娶藍口葉氏生公於
曾田之銀塘里公生而父母相繼卒賴陸孺人撫之綠
筠家故饒益千里誦義然三世一身公又蚤失怙恃族
人睥睨其產以為一廢嫗將黃口兒如咋鼠耳則佯好

治具召公并召姬預戒二卣一自飲一鴈以飲公豎聞
附耳語孺人目公公亦喻孺人曰兒腹痛出矣遂蹌踉
將公出衆愕然而罷孺人大恚以是藐遺孤奈何日與
鴈鄰亟入城避之居鄰潘氏潘氏有女與公同齒孺人
竒其貌遂委禽焉即潘淑人也綠筠富好行其德孺人
智畧相當公大類其父母南海多劫質盜得人室其耳
目載歸閉窮里空室中遣人候贖者于野亦室耳目載
歸定約賂入復室耳目載至野委而去白日逐人虛市

無敢誰何或千里逐利微公至河源會公在曾田刼登舟呼曰欲某還者千金不然索於江魚之腹公不知曾田之召之也緩頰曰公等誤矣是嘗欲死我豈望生之玃幸藉先世之業所不足者非財也居常分與貧人千金不啻公等迫於衣食千里相求即以千緡為公等壽無憾幸寬我待贖毋墮曾田積謀也羣盜皆喜拊公背曰俠士視財如土於是日進甘饍縱博酣飲歌聲激烈旁若無人盜益喜謀至公大呼曰千金亟來無久恩諸

公為也而守益懈矣公乃陰授課畫於是潘淑人使上
變惠州石千戶伏卒五羊海濱魚欄謀還報公方與盜
博爭道輟而問曰金至乎曰至矣千乎曰敢不如約第
金錢半五百緡不易致請移舟漁欄取之何如盜曰諾
盜常市中逐人無誰何何物二豎而能為難遂往不疑
至則具酒報謝酒酣公出伏起盜悉就禽卒如公所畫
也一日居內有叩門字公者甚急公戒應門主人翁出
矣即不善勿與爭其人不見公果大詬毀庭戶去有司

驗問乃欲以尺籍相連業阡于門俟出即以殺人誣之
公不出謀乃敗於是人謂公得天即陷危常無虞蓋天
所助焉然其陰德足多也有少年被酒遺金百有四十
公行得之其人醒而號泣公召責曰若以囊金易盃中
物何泣也金在廡自持去其人請以半為公壽公曰歸
金而取半是為欲富乎予豎子金亦不受也百戶張鏜
貧襲官而無資詣公貸而以其宅質公返質而予之金
曰不貸則廢官受質則廢宅假令得官無宅將何以官

吾有敝廬不腆之金為公興馬之費公行矣富而好行
其德多此類也初縣徙城江濱公度必為水齧欲遷故
城之長塘不果近市囂塵子孫易侈不可以居乃屏居
湖背程督五子經藝夜張鐙東西誦者啖以果核否則
扑之曰吾先世皆力田無顯者不欲爾曹終田舍兒也
五子用是皆以儒術興今叅政竟復故城而遷焉見之
蚤矣公卒年甫四十淑人操家秉程督諸子如公存性
寬仁有大度廖氏女妻古氏出也蚤寡而貧淑人厚恤

之愛於已出且曰吾百歲後遺衣珥盡予之以成其節
吾女不得有也公有姊適鄒氏中年廢產淑人以五十
畝畝鍾之田贍之謂子孫曰爾父祖鮮兄弟一姊忍令
獨食貧乎嘉靖甲子叅政舉于鄉家人欲張樂淑人曰
孺子方與計偕奈何以詫里閭且令易滿耳當是時家
益昌熾而曾田日落鬼淑人振恤甚至令子孫終善視
之人曰豈報鳩德耶淑人曰此吾所以有今日也彼蚩
蚩者寧足芥哉萬厯改元淑人卒年七十九其明年叅

政成進士又二十一年以長蘆課最得貤恩二代王父
贈太中大夫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王母淑人五子
長學孔邑諸生次學顏歲薦不仕歸養叅政父也初封
奉直大夫南京工部郎中加封如公贈官次學曾以貲
入太學次學思韶州府學訓導次學孟邑諸生皆淑人
出女三二出淑人一即古氏出者子之子二十有五人
一叅政餘為諸生八人孫之子今三十有一人領鄉薦
者一人叅政長子樹禎也即今曾孫之子十五人矣昔

在曾田厓厓涓滴乃今如川方至夫豈偶然得全全昌公之謂矣故志而銘之銘曰

孰謂公孤有陸拮据免彼於菟屬屬乎舉鼎之夫孰謂公孱智如轉圜縛盜魚欄虢虢乎負險之彰孰謂公縮含垢忍辱為百川谷彼胡然而抵觸孰謂公富遺金弗顧士不虛附彼胡然而財聚孰謂公俠左圖右謀負笈發篋肇興乎儒業孰謂公迂責報徐徐高大門閭令容高蓋車孰謂如徙盛大發越繼祖繼別繩繩無有絕孰

謂如龍綸章煒煜豐碑有業銘之示來葉

明進士清隱曾公墓志銘

不佞在閩祁羨仲紹介交曾仲子於不佞比投檄歸清
隱公捐館舍已三年草亦宿矣又十一年而仲子與兄
奉公遷葬命不佞志而銘之不佞幸得交仲子歡若以
匹敵猶父也自惟不文每囁嚅於父母則公何敢謾言
仲子屢以見討謹按譜牒為志公諱應珪字侯信其先
保昌人也宋咸淳末梟始遷南海九江里梟生應舉應

舉生元甫元甫生信可信可生志傑志傑生義名義名
生凱達凱達生趙平趙平生經自經以上皆微為庶人
經生二子俊儲皆應鄉書俊仕為融縣令有遺愛語在
本傳是為鶴峰公即公父也母鄭夫人生公於珠山幼
神穎三歲侍父宦遊應對如成人大司成倫公以訓太
守戴公喁奇之七歲日誦數千言目數行下十歲師事
刺史朱公廷亮學益殖於書無所不窺尤工古文辭不
屬草千言立就右崑謨正學訓休憂訓訟訓成人訓釋

悔九友贊四銘諸篇皆弱冠以前所撰著也體取裁於
尚書學一稟於孔孟當是時錢唐田公汝成督學嶺外
文非秦漢以上不談得公文奇之甚選補博士弟子嘉
靖癸卯應鄉書於是公年二十九矣射策甲科不應令
家居都授五經屢空晏如也公雖豁達不以形墨自拘
孳然學本人倫嫡母劉大歸常私覲鶴峰公覺而捷之
不能已比劉終世欲具哀鶴峰公作正名書曰不為伋
妻豈為白母母母則無父父父則非母公不敢哀心喪

而已鶴峰公為吏既廉家無尺寸儋石公筆耕有獲則請大人命之弟妹昏嫁若喪葬百費無不自己出趨人之急惟恐不及有相仇者爭詣公談言微中仇者遂解公本負經世才功名謂可立致顧數奇養既不逮則不復赴公車穆宗即位姨甥陳克侯以書勸駕不答嘗言官者棺也故夢棺而得官財者冀也故夢冀而得財吾安能束縛棺中而以身蒙不潔乎公既無意於世則自託於酒人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絕迹公府謝

諸貴人不與通葛巾木屐散髮便腹漁樵間即貧坐客
常滿樽酒不空或召飲不問姓名輒往往輒醉嘗入酒
肆樵者雜飲公曰予沽一壺與公等同醉可乎衆曰幸
甚遂相與大醉二賈於公不相識也甲謂乙曰吾能致
曾公飲若治具不能吾負進公往盡醉甲遂勝乙每與
客角飲仰卧建瓶灌之不動者勝或以盤盛酒浮葉戲
竹環飲嘖之得葉者勝其醕糟啜醕和光混世皆此類
也用此無賢不肖無不得其歡心嘗夜出遇惡少年行

初公佯醉曰夥頤乎對曰始往耳公醉請扶歸過汪公
曰慎之慎之一入深淵不復出矣入舍諸少年曰曾公
殆謂我乎於是散去仲父儲仕州太守有別業在海中
曰偶山及渡租若干所善客假偶山亭之太守曰諾亦
莫逆矣後客子貴官參政而太守卒遂奪渡租公自京
還參政請歸公渡何如公曰仲父故物諸昆沒即為人
有設吾兒不肖吾沒他人必復有之無勤轉徙為也參
政忸怩其和而正規而諷如此隆慶壬申疾革或說請

偕計舟車治喪公正色曰舟車以偕計也不偕計敢受舟車且有國喪軍需告匱不能報國忍糜之乎寧裸葬以全吾志或言事業未畢公曰死畢矣先三日遷于正寢酒諸酒人以訣書衾字遂瞑謂正衾而足見若黔婁云爾卒之日里方伐鼓于社為之罷樂嗟乎公可富而貧可貴而賤世方逐逐公獨于于世方赫赫公獨嘿嘿彼逐逐赫赫者反若公公則以貧者賤者為適也脩然塵外棲心化元忘寵辱齊死生一物我斯亦東方嵇阮

之流可與善宦以腴妻孥贏金以驕里閭者同日而語哉公著書初名右崑子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後築醉隱樓以居因名醉隱樓橐清隱則太守龐公嵩所誅也公生于正德十年乙亥六月二日至隆慶六年壬申二月十日而卒享年五十有八以萬厯元年癸酉十二月二十七日葬于西樵大良山太守胡公心得移偕計舟車助喪仲子等奉遺命不受東莞祁衍曾盧堯典李元表南海何亮賻之乃克葬新會大鴈之黃竹山北向時萬

歷十一年癸未十二月十三日也配朱夫人靈川訓朱
公文錦季女後公八年卒葬新會繼龍岡不合葬子男
二長仕銓娶諸生林材女安慶太守鍾孫次仕鑑即仲
子應萬歷乙酉鄉書娶逸人何功黻女女一適黃師立
孫男六師潤聘張某女師泌聘諸生關惟信女師沆未
聘皆仕銓出居泰郡諸生娶戶部郎中陳弘采女工部
尚書陳紹孺孫居漸聘諸生聶廷節女居渙聘諸生羅
建妻女副使羅黃裳孫皆仕鑑出孫女三長適知縣何

嵩子肩光次許諸生霍尚守子蒙樵次許翰林院學士
楊起元子某子孫衆而且賢所謂不于其身于其後人
者耶銘曰

牂牁東下惟九江卜世九葉滋阜昌伯仲州縣播循良
的皪一珠爛夜光文章奇崛高九皇商鼎周彝儼兩行
大木蔽牛宜廟堂鳳凰在斂雞雉翔臣請歸乎遊醉鄉
弟畜阮籍與嵇康君亦胡為入禪襠南海區區塵一觴
欲汲東瀛澆腎腸濯髮洧盤跽扶桑弭節總轡聊相羊

帝下招之遣正陽明月寶璐侍帝旁俯視濁穢如蜣螂
龍骨已蛻山之岡今墓黃竹昔大良繼龍大鴈遙相望
子孫萬世奉烝嘗不佞撰銘鐫北邙試看南斗氣光芒
先府君退齋先生先孺人方氏遷墓志銘

府君生於弘治乙卯九月五日卒於嘉靖戊申四月七
日是田祔墓黃田山祖塋之下孺人生於弘治乙丑八
月二十三日卒於嘉靖癸丑四月十三日是年與府君
合葬嘉靖戊申不肖孤春及方十七歲以孔孟為鵠何

物青烏氏能禍福惑人不信既壯人多不吉先兆則發其書窮之江河夾雍豫而東大父半野公據梁宋上游府君當克垂盡之處室於綴旒而令建瓴而下如體魄何萬厯甲戌棄官歸園茲大事二十年乃得文埔鬱葱佳哉一形勝也乃卜癸巳正月十八日奉二親遷焉志曰府君諱天佑字克常姓葉氏半野公第四子也半野公以曹孺人生府君於諸子為庶顧獨才之使司契年十八選補邑諸生與北郭謝先生潁東劉先生同舍合

志聖賢之學淹貫羣籍文日益有名大司空天台黃公
壙謫郡司李得之喜曰吾得葉生何如吳公於賈誼哉
屢試行省不應令會半野公捐館舍遂上書謝博士去
嘉靖丙申太子立詔錫冠帶府君醇謹少時嘗出委巷
一女子從後攫其冠不顧而走其質行如此為學一稟
程朱不危不激所著閏月解正統論史論學士稱之謝
劉二先生論太極至大聲色府君弄丸而解人謂宜僚
又謂鵝湖呂伯恭也府君笑而不答御史王公宗徐教

諭歸善謂春及學士先生每論令府君乃道學不言而躬行誠哉非苟而已教人必先孝弟自洒埽應對拜揖文字誦說而後至於程朱之書性命之際學者翕然從之嚴重不苟訾笑而出於樂易焉召之飲未嘗不往請之出遊未嘗不先酒後耳熱高拱而歌翩翩乎僊也事繼母孝異母兄弟事之咸得其心厚於待人合志同方不啻骨肉二先生外虛齋劉先生東泉李都閫皆金石交訓誨諸姪不異己子族子獨奇司馬其逋蕩廢學痛

詈之父兄或不之信詈益疾每倚里閤為父老子弟陳
說古今皆望其腹性好讀書不事生產春及常侍左右
讀必令讀觀必令觀歌必令歌年五十艾矣手不停披
足不踰閭歲時伏臘不改其度屬續之夕猶在萬石館
中嗚呼痛哉可謂好學也已元配黃孺人先卒葬橫槎
繼娶先孺人姓方氏父曰雄歸善海濱赤岸人也孺人
端靜慈仁本於其性幼時從母姚媪避寇族兄山中兄
瞽數日不聞孺人之聲訝曰三娘未來耶既乃嘆曰真

閨女也歸事府君惟謹於是太父母棄世久矣祀事惟敬瓶中粟盡則督蒼頭樵蘇更之母令府君以內顧廢學娣姒五人共居一室勃磈日聞孺人之聲未嘗及於閭外性尤敏慧府君推歷常令居數族有賦役請會計焉嘿然良久孰少孰多無爽毫髮不用馬也上人而居其下尊人而處其卑故司馬家男女長幼皆賢孺人黃孺人無子一女適沈氏貧甚府君卒後孺人常推之食嫁時粧或不具常予之衣此在他人不為難家亦貧甚

又得藉口府君人益賢之孺人雖不讀書大義冥會春
及既喪府君哀經不出獨奉孺人以居往往壞麻折檻
之志孺人曰孔子如清風明月水波不興奈何此兒烈
風暴雨雷轟轟然也春及慕後世名孺人曰十二萬年
天地混沌孔子安在孺子強為善耳春及夢陳太史卒
往弔之少頃手足震動復生覺告孺人孺人曰此白沙
再生也小子勉之春及頓首受教先是府君慮春及泛
駕被之褒衣使從事聖賢之學孺人曰善戊申正月春

及與司馬誓於孔子一日府君見春及歸端拱徐行有
召飲者暮喪不赴府君喜無何見背而孺人為之師今
犬馬齒六十二矣遽孔之謂何他日何以見二親於地
下沉生無以養死無以禮此季子所為傷也嗚呼痛哉
嚮者惠安報政典章具在庶幾一命於親同安池浴德
為司勲釋憾春及格不行今朝廷再起春及同知鄖陽
府恐足疾負大典報親末由不孝之罪奚遑嗚呼痛哉

銘曰

孰無父母孰如二人攻淡茹苦孰無子息孰如不肖昊
天罔極黃田舊窠豈不鬱葱氣窮則變天錫文埔食墨
習祥山水回顧即新棄舊龍出泥蟠澤施宇宙玄堂肇
改永奠其居億萬千載



石洞集卷十六